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 第一三四六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纽约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46/Rev.1).....	1
对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三百四十六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十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汉斯·塔博尔先生**(丹麦)。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346/Rev.1)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4.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 对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1. **主席**：在进行今天上午会议议程以前，我愿意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分，对上月主席处理安理会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

2. **刘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真要说我是多么感谢你的善意的话。我确信在你出色的主持之下，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将迅速获得结果，而且我希望是卓有成效的结果。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3. **主席**：根据安理会以前作出的决定，并经安理会的同意，现在请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黎巴嫩、伊拉克和摩洛哥的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G. 拉斐尔先生(以色列)、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M. H. 法拉先生(约旦)、A. 达乌迪先生(叙利亚)、G. 哈基姆先生(黎巴嫩)、A.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以及 A. T.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在指定的席位就座。

4. **主席**：上次安理会会议以来，又收到沙特阿拉伯[S/7920]和科威特[S/7921]代表团六月一日提出的要求参加讨论的两份申请。如无异议，我提议请这两位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G. 拉沙什先生(沙特阿拉伯)和 G. A. 拉希德先生(科威特)在指定的席位就座。

5.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讨论已列入议程的三个议题。我希望安理会代表们注意第一三四五次会议上提出的两个决议草案：第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S/7916/Rev.1〕；第二个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的〔S/7919〕。

6. 发言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发言。

7. **拉斐尔先生**（以色列）：中东危机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一位埃及将军给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一份最后通牒的时候突然爆发的。与此同时，他要求联合国部队撤退，并把他的部队推进到联合国部队的驻地。此后发生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已有清楚记载。

8. 秘书长曾试图使危机不致失去控制，但未成功。这不是他的过错。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加拿大与丹麦政府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到现在，安理会已就此事件进行了十一天的辩论，力图消除这个紧急的危机。而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的阿拉伯发言人都到这个议席上来，不是缓和危险的紧张局势，而是煽起暴力和仇恨的火焰。

9. 为了掩盖由他们的专横行为所造成的形势的症结所在及其真实原因，他们曾尽力搜罗一些离题万里的辩解之词并提出一些极其荒谬的论点。我毫不怀疑他们还将这样做。这种表演的次数之多和其赤裸裸的程度，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10. 在这些口头攻击的背后，可以明显地看出阿拉伯人的三个主要目的：第一是散布一层浓厚的烟幕以便掩盖他们自己的侵略行动；第二是把他们侵略意图的受害者描绘成侵略者；第三是迷惑、麻痹和威胁整个国际社会以便他们的侵略准备不受干涉。

11. 此种策略的运用，这并不是第一次。它对这个组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挑战。对此，海尔·塞拉西陛下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著名演说中曾以比任何人更为激动人心的语言表达过。当时他说：

“二十七年以前，我以埃塞俄比亚皇帝的身份在日内瓦登上讲台向国际联盟致词，呼吁援救，

以免没有防御能力的我国遭到法西斯侵略者肆虐而带来的毁灭之灾。当时我是为了诉诸世界的良心也是代表世界的良心发言的。我的话没有引起注意，但历史证实了一九三六年我提出的警告的正确性。

“……

“一九三六年我说过，处于生死存亡之中的并不是国际联盟盟约，而是国际道义。当时我说，如果没有履行保证的决心，保证便没有什么价值。”<sup>1</sup>

12. 当辩论按照上述方式进行时，事变仍在发展。首先是埃及然后是一个接一个阿拉伯国家向我国边境紧急运送部队和武器，对以色列的安全和这个地区的和平造成一种最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首先是埃及的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阿拉伯国家的发言人，一致恶毒地咒骂以色列并恫吓全世界。他们自称不会首先进犯以色列，却已经在安全理事会发动一场肆无忌惮的政治斗争，为他们公开声称是他们最终目标的总体战作准备。正如伊拉克的外交部长自己说的：“这次冲突将是全面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不会有退却。”〔第一三四五次会议，第18及19段。〕我可以对他说，假如你不前进，你就无须退却。

13. 这些阿拉伯的声明虽然听起来如此激烈而富于威胁性，但它们不过是阿拉伯宣传机器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倾泻出来的恶意攻击的外交回声。如果没有必要弄清楚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煽动它们各自的人民的情绪达到何种程度的话，我是不愿引证阿拉伯广播和报纸的言论来占用安理会的时间的。

14.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开罗广播电台在其广播中扬言：“阿拉伯人民决心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

15. 五月二十六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电台广播了一次舒凯尔伊先生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说：“大规模进攻的日子正在到来。阿拉伯人已经为此等了十九年，他们对这次解放战争是不会畏缩不前的。”

<sup>1</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届，全体会议，第一卷，第一二二九次会议，第2及4段。

16. 五月二十九日,也就是这位舒凯尔伊先生甚至更露骨地说:“战争已经在亚喀巴湾开始而且将在阿克湾结束。”

17. 五月三十日下午八时,开罗电台说过这样的话:

“面临亚喀巴湾的封锁,以色列有两种选择,这两种选择都是要浸透着以色列人的血的:或者它将被阿拉伯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所扼死;或者它将被从南、北、东三个方面包围它的阿拉伯军队的子弹所打死。”

18. 六月一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埃及空军司令在埃及电视台告诉听众说:“配置在从腊法到沙姆沙伊赫的埃及部队,正待命开始我们向往如此之久的战斗。”

19. 以上就是目前的军事对抗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20. 这就使我不禁想起已故斯蒂文森的一句非常适当的话。当他的国家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时,他在安全理事会这里说:“难道我们竟一无作为直到敌人的刀子磨快吗?难道我们竟木然而立直到敌人的刀子架在我们的脖子上吗?”〔第一〇二五次会议,第18段。〕

21. 面临着阿拉伯各国迫不及待的备战、一个空前激烈的宣传火网和一些发动一场圣战的宣言所造成的综合影响,我国政府感到其基本职责在于把我国置于一种充分防御的立足点上,只不过是自然的事情。两支十足武装的军队对峙着,一支打算侵略和毁灭以色列,另一支准备防御它。这是阿拉伯各国政府曾经造成的一种最具爆炸性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偶发事件都可能产生最严重的后果。昨天,这次危机的第一次冲突发生了。在以色列领土上同一群来自叙利亚的武装掠夺者的遭遇战中,两个以色列士兵死亡,两个受伤。对此,我在昨晚的信〔S/7924〕中已经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22. 互相把军队裁减到平时水平和撤退到原来阵地,显然是缓和这次危机的首要步骤。

23. 以色列发现自己面临这种危急状态,这不是第一次。阿拉伯的一些发言人一直在说,以色列是从

侵略中诞生的。被谁侵略呢?被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所侵略。

24. 这在一九四八年夏季安全理事会的记录中已有充分记载。今天,阿拉伯各国政府象当时一样,正运用这种同样论点以掩盖它们的侵略意图。在安全理事会的第三〇二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奥斯汀先生谈及阿拉伯人时说过:

“他们十分坦白地告诉我们,他们在巴勒斯坦的事业是政治性的。……自然,鉴于他们在那里进行战争的事实,那种宣称他们在那里致力于和平的声明,实在是令人惊异。

“……

“因此,我们这里就获得了最典型的国际上违法事件的证据:正在违法的人的供认。”<sup>2</sup>

25. 苏联代表、现任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在安全理事会的第三〇九次会议上谈到上述局势时说道:

“阿拉伯各国无视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决议,组织对巴勒斯坦的侵略,这不是第一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认为,紧要的问题是安理会应当把它关于阿拉伯国家对待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这种态度的意见,阐述得更加明确和更加坚定。容忍安全理事会特别作出的结束战争的决议……受到嘲弄的这种情形,一般说,是不利于联合国的,特别是不利于安全理事会的。”<sup>3</sup>

26. 由五个阿拉伯国家的部队组成的侵略被年轻的以色列军队打回去了。这支军队是由哈加那——一个犹太防御组织——成长起来的,我以曾为哈加那的成员而自豪。这次战争,由于总停战协定的缔结而结束了。这些协定规定了以色列和各邻国之间的边界。我愿意提醒阿拉伯的代表们:埃及人留在加沙地带和约旦人留在西岸的唯一有效根据,存在于停战体制之中。因此,他们在忽视停战线的重要性和尊严性之前,应该更谨慎些。

<sup>2</sup>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年,第七十二期,第三〇二次会议,第41及43页。

<sup>3</sup> 同上,第七十七期,第三〇九次会议,第2页。

27. 这些停战协定包含两项基本的、不可变更的条款。制定这两项条款的目的，在于促进永久和平的恢复。它们规定完全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敌对行动。秘书长在他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S/7906〕的第17段中，已提请注意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的第七三(一九四九)号决议，这个决议宣称：“停战协定构成走向建立永久和平的一个重要步骤。”

28. 阿拉伯各国顽固地拒绝向着和平状态的恢复前进。反之，紧接停战协定签订之后，它们就开始了它们的零星侵略活动。这就是如此不幸地影响着中东多年的动乱的根本原因。

29. 阿拉伯的代表团在秘书长最近的报告〔同上〕的第2段中发现对他们政策的支持。秘书长在那里提到了“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不断冲突。”阿拉伯代表们存心忽视了的是：曾经一再努力使冲突得到和平解决的是以色列；而曾经阻碍这些努力的则是阿拉伯各国。它们的政策是使冲突继续下去。

30. 为了给它们的那种政策辩护，阿拉伯各国政府断言：不管有否联合国宪章和总停战协定，它们是和以色列处于一种战争状态，所以它们是可以自由采取任何它们愿意采取的交战行动的。驳斥这种道理，用不着长篇大论。安全理事会在其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第九五(一九五一)号决议中曾经裁定：在停战体制下，“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断言它自动地成为一个交战国”。

31. 这个决议是正式通过的。凡致力于完全恢复停战协定的人，首先必须坚持有关的国家停止交战状态。我能代表以色列提出这种保证。附有交战的停战并不是停战。

32.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S/7919〕请求安全理事会承认这样的政策，其目的在于促进埃及政府的这种真实意图，即不是回到一九五六年的状态，而是象纳赛尔总统曾经声明过的那样，回到一九四八年普遍存在的那种形势——换句话说，而且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取消以色列的独立。纳赛尔总统在他的五月二十六日的演说中再清楚不过地说：“我们的根本目的将是毁掉以色列”。

33. 一些有责任感的领导人在一九五六年表示的希望与期待是多么不同！当时国务卿杜勒斯先生在大会的第五六一次会议上说：

“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希望从这个悲剧中应当产生出某种比恢复发生这个悲剧的状态更好些的东西来。”

“需要有某种比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居之间已存在八年之久的不稳定的停战状态更好些的东西。需要有更多的相互信任和更大的安全感……。”<sup>4</sup>

34. 交战的问题不是学术性的。自停战体制建立时起，阿拉伯各国政府不仅赞助交战国，而且更坏的是进行交战活动。他们在苏伊士运河上进行过；他们通过无数次武装入侵以色列领土在陆地上进行过，他们还不断威胁以色列领土完整，最后发展为战争行动——在蒂朗海峡强行设置封锁线。

35.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以及紧步其后尘的其他阿拉伯发言人，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为封锁蒂朗海峡辩护。第一个论点是：以色列无权呆在埃拉特或者象它一度被叫做的乌姆雷什雷什。对此，我可以非常简单地作答。阿拉伯人提出的以色列完全无权呆在埃拉特的论点是一种欺骗。埃拉特是包括在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会决议〔第一八一(二)号〕划定的犹太国之内。一九四九年五月，埃及向混合停战委员会就以色列呆在乌姆雷什雷什的问题提出了控诉。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之后，混合停战委员会否定了——我重复一句，否定了——埃及的这种控诉：以色列对乌姆雷什雷什的占领违反了停战协定。然而，对这个问题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以色列同约旦的总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乌姆雷什雷什-埃拉特——是置于以色列边界之内的。请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注意该协定的附图，这个附图可以在安全理事会的正式记录中找到。<sup>5</sup>

36. 另一个论点是建立在交战论的基础之上的。

<sup>4</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一次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五六一次会议，第154及155段。

<sup>5</sup>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年，特别补编第一号，附件一。

我已说过，这种交战论，在停战体制之下并根据联合国宪章，是不合法的。

37. 第三个论点是蒂朗海峡不是一条国际水道。在我国政府看来，这条水道的国际性一向是明确的。在大会第十一次例会上和一九五八年日内瓦海洋法会议上，对此作了权威性回答。国际法委员会和日内瓦会议两者都阐述得十分清楚，经过国际海峡的无害航行的权利是不能中止的。一九五八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十六条第4段体现了普遍接受的管理海峡的国际法规则。

38.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曾经说〔第一三四四次会议〕，国际法委员会说它的海洋法草案只作为和平时期的海洋法之用。但他没有提到这种观点在日内瓦会议上未获通过。不管怎样，所有这种论点都无关紧要，因为埃及提出的交战状态的论点是不能得到承认的。

39. 埃及政府自己已经承认了蒂朗海峡的国际性，并根据国际法公认的原则承担了自己的义务。在它一九五〇年元月二十八日致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中，它保证：“这条唯一可以通行的航道，仍将象过去一样，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公认的原则，自由通航。”

40.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

“关于进入和通过亚喀巴湾航道的问题，我们现在表示这样的信念，即此湾构成国际水域，任何国家无权在这个湾里妨碍自由与无害航行。我们宣布，美国自己准备运用这种自由与无害通过的权利并联合其他国家以获取对此权利的普遍承认。”

41.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法国代表在大会宣称：

“法国政府认为，部分由于它的宽度，部分由于它的海岸属于四个不同的国家，亚喀巴湾构成国际性的水域。因此，法国相信：按照国际法，应当保证在此湾中和通向此湾的海峡的自由通航。”<sup>6</sup>

<sup>6</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一届，全体会议，第二卷，第六六六次会议，第58段。

42. 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皮尔逊总理、当时加拿大代表团团长在大会上宣称：

“关于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我当时建议不应干涉通过那些水域的无害航行，也不应当主张对那些水域要求交战国的权利。”<sup>7</sup>

43. 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丹麦代表在大会上述会议上声称：

“丹麦政府的看法是：蒂朗海峡必须视为一条国际水道，各国船只有通过它的权利。”<sup>8</sup>

44. 假如我要引证所有肯定蒂朗海峡的国际性的权威性的声明，那会占用安理会太多的时间。近日来许多政府对这个问题又发表了一些声明。

45. 伊拉克的外交部长为他赞成封锁亚喀巴湾的论点辩护说，关于亚喀巴湾的航行问题，联合国连一项决议也没有通过。从什么时候起，联合国需要对通过国际海峡的航行自由通过决议呢？斯卡格拉克海峡或任何其他国际海峡中的自由航行的权利，难道因为联合国没有通过一项决议而受到损害吗？

46. 不过，我们这里辩论的又不是学术性的法律论点，而是秘书长正确声称的对以色列利益最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开罗期间，他曾提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注意由于限制船舶在蒂朗海峡的无害航行可能引起的危险后果。

47. 埃拉特这个繁荣的港口和工业中心，是以色列通向红海的出口，它把我国和亚非两洲联系起来。大量的贸易通过这条重要的海道。埃拉特是输出对保持世界食物供应如此急需的化学制品和肥料的主要港口之一。它是把它同海法连接起来的输油管的终点。通过埃拉特的海上贸易是这个城市经济生活的基础，也是这个城市的内地生计所在。切断这条动脉，是象企图割去我们一部分领土一样严重的行为。真奇怪！那些对宣扬封锁和制造目前危机应负责任的人，却到这里来缩小他们的行为对以色列的重要性。假如真是那样，为什么他们如此不顾一切并制造一种充满着危险的形势呢？

<sup>7</sup> 同上，第六六七次会议，第148段。

<sup>8</sup> 同上，第六六七次会议，第234段。

48. 他们现在正遵循着纳粹在一九三九年接管但泽时采取的路线。他们用缩小他们行动的意义和转移对他们最终目标的注意的办法以排除阻力。世界已经为那一次的姑息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纳粹当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论题——为什么为但泽而战呢？——而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为什么为埃拉特而战呢？舒凯尔伊先生在我前面提到的那次广播中已经给我们作了答复：首先是亚喀巴湾，然后是阿克湾。以色列在亚喀巴湾问题是决心坚持到底的。除非完全不干涉通过亚喀巴湾的自由与无害航行的权利，其他一切解决办法都是以色列政府不能接受的。

49. 阿拉伯的代表们热情地爱上了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的第一次报告〔S/7896〕的第8段。读了那个报告和那一段，我们迷惑不解，并且自己问自己：秘书长提到的是哪些声明呢？我们在自己的卷宗里找不到这些声明。现在，许多阿拉伯发言人启发了我们，说这些大意谓以色列准备向大马士革进军并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声明来自以色列的一些负责领导人。感谢阿拉伯的代表们给我们作了这个澄清。但是，我很抱歉，我不能屈从尊意证实这种说法。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样的声明是不曾有过的。在前一次发言中，我曾向安理会和叙利亚代表保证：以色列对叙利亚政权的性质或它的活动，只要是限于叙利亚之内的，就不会过问。

50. 谈到这里，我愿意指出：以色列建立二十年来，曾经受到不断的诽谤和特别猛烈的恫吓。为此目的，一切对群众进行宣传的通讯报道工具都被动员起来了。

51. 阿拉伯各国政府为他们当前的动员和军事行动提出的借口是：秘书长已经评论过并无其事的所谓以色列军队的调动与集中以及从未有过的以色列领导人的声明。以色列政府的档案馆，由于阿拉伯领导人反对以色列的存在的无休止的辱骂和威胁，正在不断膨胀。假如按照阿拉伯人的逻辑行事，那么，他们的每一个声明，都将构成我们拿起武器的充分理由。但是，造成当前危机的不仅仅是声明而已，还伴随着以一种空前规模进行的军事准备。这些声明不再是虚声恫吓，而有使两军对峙的战场上的战火一触即发之势。

52. 自从安理会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召开会议以来，安理会今天面临的形势已有所恶化。在五月二十九日的声明〔第一三四三次会议〕中，我主张立即采取五个步骤，可是一个步骤也没有采取。相反，阿拉伯各国政府还强化了它们的战争准备。稍作喘息避免不了目前的危险。现在需要的是行动，是放弃战争和把军队撤退到各自先前阵地的具体步骤。

53.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因为这是代表新近参加我们队伍的一个国家的代表第一次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我愿意趁此机会致以祝贺。主席先生，我希望你多多地主持安全理事会。

54. 在五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的上一次会议上，约旦代表提请注意〔第一三四五次会议〕这个事实：自从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提到联合国以来，就经常以“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在安全理事会给联合国大会的所有报告中，在秘书长的报告以及其他联合国文件中，都是用的这个标题。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感到：在现时没有理由放弃这个久经试行的作法，而且，把列入议程的三个项目冠以“巴勒斯坦问题”这个总标题，是会更符合惯例的。根据问题的实质与议事程序，这将是完全正确的。

55. 注意到下列事实是令人高兴的：在一种紧张而且有时是人为地过度紧张的气氛中，通过耐心的坚持的努力，安全理事会对于提出来的议程项目的审议已经做到在相对平静的气氛中进行，而且能够在讨论中保持节制。感谢一些代表团、特别是亚非集团代表团的努力，由某些代表团制造的、表现为企图迫使立即、甚至在秘书长从对开罗的访问归来以前就作出决定的神经紧张，已经消退了。

56. 尽管以色列的外交部长断言：“联合国在过去两星期的事件中显得无所建树和无足称道”——这个断言为纽约时报所报道，被说成是“本世纪中最予人以深刻印象的留有余地的说法”——但是，和许多其他必须考虑进去的重要因素一起，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有节制的和稳重的态度，无疑对于某些过分冲动、过分激烈的分子，产生了一种有益的、镇静的作用。

57. 到目前为止，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的沉着而坚定的态度，已经在当前震撼中东的危机中起了一



种节制的作用。秘书长在他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S/7906〕中提到的我们需要的那个喘息的机会——一个虽然为许多代表团所拥护，但象刚才我们清楚听到的那样显然未能获得某些发言人赞同的建议——实际上从安理会拒绝屈服于某些政府及其代表团的压力的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

58. 当然，安全理事会直到现在为止行动上的节制和谨慎，不能代替有关各方和所有国家在处理本事件时应有的节制。

59. 中东紧张形势的真实根源，存在于某些帝国主义势力执行的干涉和介入政策之中，目的是为了侵占和掠夺中东广博的自然财富，并对于一个战略上特别重要、但它们的统治已被阿拉伯人民从殖民统治下争取自由和重新获得国家独立的斗争所动摇的地区，再次建立它们的统治。

60. 以色列政府所作的准备和采取的措施以及它对叙利亚和约旦发动的攻击，不过是那种政策的表现而已。其阴险目的在于扩大战争威胁和搅动这个由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诡计所制造的战争温床。

61. 你们一定记得：就是在对叙利亚进行侵略的第二天，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以色列的参谋长、伊特兹哈克·拉宾说：“我们还在准备着照规矩比赛，我们将运用那些我们认为最合适的规则。”

62. 随后中东发生的事实证明，这种声明不仅是口头威胁而已。根据六月五日最近一期新闻周刊报道，上述参谋长：

“……公开说，拿下大马士革和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时间也许要到了。

“而总理艾希科尔则警告说，如果恐怖主义继续下去，以色列将”——下面是艾希科尔先生的原话——“‘选择时间、地点和方式以反击侵略者’。”<sup>9</sup>

63. 这就是中东危险和紧张的根源所在。就是这种迫切的和极真实的危险，迫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采取了某些预防的措

施。面对纳赛尔总统在其五月二十二日的演说中就其内容、范围和后果作了揭发的这些军事预演和挑衅活动，阿拉伯国家被迫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确保其防务的安全。

64. 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撤退，毫无理由地惹恼了上述那些要对中东紧张局势负责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它们的代理人，那些人习惯于把任何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举动视为保护其特殊利益的进军，而在这次事件中，则是为了阻止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其领土行使完全主权。他们甚至谴责秘书长没有取得他们的特许就同意紧急部队的撤退助长了中东当前的危机。

65. 秘书长报告〔S/7906〕中提到的某些势力制造混乱和阻止联合国紧急部队撤退的企图，是它们策划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迹象。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一个东道国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土本来只是作为一种非常的因而也是临时措施，而且，只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的同意才构成这种驻扎的法律基础，这些事实，看来那些势力是不屑一顾的。

66. 真是奇怪，某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否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其本国领土上调动军队的权利，而就在这同一时间内，美国武装部队却在越南土地上从事侵略战争，在远离其国界的、说不定会挑动一些容易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的地区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

67. 考虑到以色列拒绝紧急部队在其领土上驻扎，拒绝实施总停战协定或服从其中规定的义务，从而阻碍着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发挥作用，以色列代表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那种合法行动表现出来的显著不满，就更令人奇怪了。

68. 鉴于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采取的步骤，只不过是针对一种非常真实的侵略危险的自卫措施而已。

69. 鉴于所有这些事实以及以色列政治家们提出的那些声明——比如，艾希科尔先生据说曾在一次工党领导人会议上说：“把过去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牢记在心，我们就必须采取象四月七日采取的那种严峻措施”——任何人对于阿拉伯国家决定采取严肃的行

<sup>9</sup> 发言人引述这段话时用的英文。

动以应付可能发生各种意外事故，就无权感到惊愕。

70. 虽然如此，在采取这些预防手段的同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还通过纳赛尔总统和外交部长里亚德先生，向秘书长提出过正式保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会首先侵犯以色列。”即使现在为时颇晚，我们也愿意听到以色列政府的类似声明。

71. 我国是关心维持这个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所以确实希望有这样一种保证：在此危机期间——而且以后——以色列方面不会首先侵犯任何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在安全理事会和世界舆论面前提出这种正式保证，是会立即有助于缓和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的。

72. 除了要求节制的紧急呼吁以外，秘书长在他给安全理事会的两份报告中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如果以色列政府重新考虑它的立场并重新参加埃以混合停战委员会，”将是特别有其助益的〔S/7906，第15段〕。他向安理会建议，在它寻求解脱目前危机的方法的期间考虑那种可能的途径。

73. 秘书长这种酝酿了一个长时期的附带想法，已经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S/7919〕中得到了采纳和支持，同时还在安理会中得到印度代表的拥护。在目前形势下这样一个办法的有效性和必要性是不可否认的。混合停战委员会在为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所能起的打基础的作用是太明显了。

74. 当然，要求严格履行埃以总停战协定的条款，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履行那个被以色列非法地、单方面地宣布废除的协定，我们就难以看出对于维护中东和平能够作出怎样的贡献。

75. 安全理事会应当要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停战协定的有关各方信守那些协定，并履行它们为使协定中规定的机构有效地发挥作用的一切义务。这是安理会应当作出的初步决定。任何违反协定的事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危机的恶化。就此而言，呼吁以色列政府对它单方面宣布废除它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停战协定——这一协定仍然有效并对双方都有约束力——重新加以考虑并履行这个协定，再加上和以色列关系最好的美国发出一个同样的呼吁，无疑将

会取得有益的效果。可是，不此之图，五月三十一日的纽约时报却在发自克里特海的一篇报道中告诉我们〔发言人用英语继续发言〕：第六舰队的全体远程打击力量——航空母舰亚美利加号和萨拉托加号，巡洋舰小石城号和加尔维斯顿号以及它们的十艘附属驱逐舰，都在克里特海等待时机；如果华盛顿作出决定，就准备插手中东，进行干预。

〔发言人继续用法语发言〕

76. 无须评论这条新闻。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无论美国的第六舰队或包围那个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都不是在那里维持和平的。相反，它们出现在那里的唯一意图是加剧整个那个地区的紧张，建立新的战争温床，并鼓励和挑动一方——这就是以色列——以反对另一方——正在为从帝国主义和殖民枷锁下最后解放出来而斗争的阿拉伯人民。所有这一切，现时以来已由你们能见到的、来自美国方面的一些报道得到了证实。

77. 中东形势的这种发展，在我国已引起应有的关注。我这里摘引一段保加利亚通讯社就此问题发表的一份正式声明中的话：

“和阿拉伯国家有着密切友谊联系并对它们抱有最大同情的保加利亚人民和政府，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象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保加利亚人民是深切关心维持中东和平并对如此靠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区的事态发展不能无动于衷的。”

78. 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所挑起的中东危机面前，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的义务，是要求最大限度的节制，并努力促使以色列遵守总停战协定和参与为保证这些协定的实施而建立的各种机构，以便那些机构能适当地发挥作用。

79. 只有这样，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才能各尽其责地抓住震撼中东的危机的基本原因，并寻求公正而有效的解决办法。

80. **主席：**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负责

政治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到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81. **达乌迪先生(叙利亚)**：主席先生，当我们今天第一次在你的出色的主持下开会时，我们深信：你将必要的符合于你的崇高职位必须担负的巨大责任的客观性来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

82. 同时，我愿意提到你在五月三十日安理会会议上以丹麦代表的身分所说的话：“让我们决不要忘记：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用丹麦一位诗人的话来说，是‘共存或同归于尽，问题就是这样’。”〔第一三四四次会议，第107段。〕让我恭敬地提醒你：热爱自由与坚持独立的、光荣的丹麦人民，当碰到同纳粹的占领共存时，并没有接受这种劝告，而他们那样做是很正确的。

83. 主席先生，现在我想答复一下五月三十日戈德堡先生的发言〔第一三四四次会议〕。当时，他在答复我的同事托迈赫先生时，企图散布一种印象：美国在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中执行的是不结盟的政策。他引证了一九五六年苏伊士危机中美国的态度，以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安理会辩论以色列侵略约旦的阿斯萨穆事件时他的政府发表的声明和投票的情况。

84. 我这样作，并非企图在一场智力竞赛中得分，而是出于必要，特别是自从五月三十日以来又发生了许多情况。美国政府代表团已经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S/7916/Rev.1〕。美国政府反对阿拉伯人的敌对立场变得更富于威胁性。那个地区的气氛中朦胧地现出一个新的类似于苏伊士战争的阴影。

85. 美国政府当时不赞成对苏伊士的侵略，参与了苏联和亚非国家所进行的诚挚的、坚决的和建设性的努力，这是事实。美国的这种态度，得到了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赞赏。象我们熟知的那样，苏伊士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之后，是很容易导致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86. 今天，在这些悲剧性事件的另一个十一年之后，以色列又正在把世界引向灾难的边缘。人们有这样的印象，以色列在兜一种这样的圈子：每隔十一年就以我们地区的命运和我们这个星球的和平，进行一次赌博。不过，假如没有它的强大的保护者和施恩者

的强有力的支持作后盾，以色列是不能而且也不会做出它现在所做的事的。

87. 因此之故，我们固然记得美国的这种态度，但是我们也记得苏伊士危机结束时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它发表了当时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在于填补这个地区留下的所谓真空的东西。侵略战争的牺牲者埃及断然拒绝了这种真空论，而各地的阿拉伯人民为了保护他们的尊严也反对这种主义。接着就是停止对埃及非常急需的食物和药品的供应。与此同时，一切种类的援助——金钱、食物与赠品——都涌向以色列。其后果是：美国因其值得赞赏的态度而获得的善意，就转变为横扫阿拉伯故土的激烈愤恨。

88. 戈德堡先生对于在就侵略阿斯萨穆的问题进行辩论时美国的态度表示骄傲。坦白地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此次侵略并不亚于一次战争罪行，也没有一个安理会理事国能够心安理得地采取一种不同的立场。不谴责以色列的这种大规模的暗杀行为即使对美国也是困难的。现在回想一下那许多盲目惊疑的表示是有趣的；人们惊疑于以色列把它美国造的死亡工具对准约旦，却不对准叙利亚——它的政权并不得特拉维夫和华盛顿的欢心——而叙利亚不仅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夺回故土的权利，并且在支持世界上每一个解放运动方面是最直言不讳的。

89.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提醒美国代表团关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以色列对叙利亚的侵略。当时以色列的空军袭击了叙利亚的领土，破坏了一个发展工程。美国却在安理会中挫败了谴责以色列进行粗暴侵略和屠杀无辜叙利亚人的决议。同样的事件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也发生过，那时一大批以色列军用飞机毁坏了一个叙利亚的发展基地，杀死了平民，损坏了财产。美国对我们也采取了与此相同的敌对立场。这里只不过举出几个少数的例子。

90. 一个更近的可提醒的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我的同事托迈赫先生另外一天〔第一三四四次会议〕对这种对我国背信弃义的侵略已经向大家作了详细说明。它还由以叙混合停战委员会发表的、附有以色列对叙利亚进行犯罪性袭击的无可否认的证据的报告所证实。我们试问：当叙利亚宣布它决

定自卫和保护它的人民时，为什么华盛顿的官员们要发出如此一阵鼓噪，并象通常一样被它的伦敦和其他地方的仆从随声附和呢？为什么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面对以色列宣布的侵略意图作出反应，说是要履行两国间协防条约并重新对自己领海建立主权时，要吵吵嚷嚷呢？

91. 为什么当以色列的领导人们仅仅几星期前发表他们蛮横的威胁要侵犯叙利亚、占领大马士革和推倒它的革命政府时，美国政府保持沉默呢？当时没有听到华盛顿对这种对中东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说过一句话。因而，美国在我们这个地区的流动外交工具——第六舰队，就继续其悠闲的日常行程。

92. 这一切不是别的，只是表明美国官方对叙利亚和阿拉伯人民的政策——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烈敌视的政策，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我们那个地区的野心都加以迎合。艾希科尔先生的声明再次证实了美国的这种态度。他在声明中透露，他已经得到麦克纳马拉先生的保证，说美国政府准备把第六舰队提供以色列使用。

93. 这几天从中东来到纽约的旅客——我就是这样——对于这个城市的大多数社会舆论工具中弥漫着的那种亲以色列的歇斯底里气氛，一定会感到震惊。

94. 对一般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对叙利亚进行的诽谤运动，是蓄意歪曲事实，迷惑美国舆论。不幸的是，这种运动得到了美国一些政客的言论为之推波助澜。由于大家都知道的明显的原因，这些政客把以色列描绘为一个小的、无害的和无罪的国家，被一群处心积虑要消灭它的强有力的狂热分子包围着。照他们看来，其结果就是，以色列迫切需要美利坚合众国的援助和保护。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都是以好心肠见称的，那些发动歪曲运动的人为了增进他们个人的私利，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就利用美国人的这种特性，把公众引入歧途。但是我们要问：以色列果真是弱小的、无害的和无害之物吗？还是恰恰相反？

95. 为了说明新闻传播工具的这种误人和煽惑的运动，让我举一个以色列在美国的朋友们那种不合理性的做法的例子。《纽约时报》在五月三十一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东与/或越南的社论，其中说：

“就美国的利益——以及承担的义务——来说，中东应当是有别于东南亚的。

“……

“波斯湾地区生产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七的石油，并且已经查明拥有全球的百分之六十的蕴藏量。美国的企业在这个地区有二十五亿美元以上的巨大投资。美国在东南亚半岛的利益，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与此相比的。

“……

“如果华盛顿现在争辩说，它不能同时承担两项艰巨的义务，那么，这就又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说：现在是在越南战争中降级的时候了。”

96. 有影响的《纽约时报》采取的立场，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力图毒化美国-阿拉伯关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战心理的特点。

97. 的确，美国的利益，不论是实有的或想象的，都不能用单纯的暴力或炮舰外交来保卫，这从对越南人民的战争中已看得很清楚了。

98. 在这简短的回顾中，我已试图指出美国官方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的错误和侵略性质，也已就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他们在美国的朋友和支持者所进行的诽谤运动列举了几个例子。

99. 阿拉伯国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衅：从供给以色列军火到在安全理事会中给以色列以支持，从所谓亚喀巴湾通航自由的宣言到扬言使用美国军队来对付我们的威胁。人们期望面临这样的挑衅的阿拉伯国家做些什么呢？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官方声明——在中东发表的，或是在安全理事会发表的——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我们的态度从性质来说纯粹是防御的，从动机来说是合法的。如果不顾我们说过的一再重申过的话，以色列单独地或者在美国公然参与下对亚喀巴湾或其他地方进行侵略，阿拉伯各国政府就决心作出强烈的反应，并且团结一致用它们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保卫它们的人民。

100. 在这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观点说得十分明确清楚。不论以色列做什么事，它都一定是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支持的。

101. 在这方面，了解我们人民的情绪和态度，对安全理事会也许是有益的。十天前，当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威胁达到危险的顶点时，阿拉伯工人国际联盟中央理事会决定在大马士革举行一次紧急会议。

102. 五月二十二日，代表阿拉伯各国的工会代表团赶到大马士革，表示对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完全支持。会议结束时，阿拉伯工会于五月二十四日通过了许多决议，表示阿拉伯人民群众决心击败任何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我现在宣读这些决议中的几段：

“要求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工人在以色列发动任何侵略的时候，采取下列行动：

“1. 摧毁敌人可以从中获利的油矿、油管和设施。

“2. 对属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飞机关闭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机场。

“3. 抵制属于阿拉伯民族的敌人的一切船只，并且不许它们进入阿拉伯各国港口。

“4. 使属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机构和企业陷于瘫痪。

“5. 摧毁仍然设置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

103. 特别是鉴于犹太复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顽固地否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是单独的一体，让我再一次强调，这个一体是确实存在的。特别是在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美国政府完全迁就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阴谋。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把这一点毫不含糊地说清楚。

104. 虽然安全理事会现在力图克服目前的危机，但是我们不要忽视这一事实：正如许多发言者已经认识到的那样，目前的危机有更深远的原由。除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对于他们的家园的全部权利得到承认并充分行使，而且直到这一点实现以前，任何和平都是决不可能持久的。

105. 我得到允许，要对特拉维夫当局的代表刚才的发言说几句话。特拉维夫当局的代表在几

钟前作了一次冗长的发言，象通常一样，企图歪曲事实。

106. 他假托目前的中东危机爆发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与他所说的相反，事实上，中东危机开始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使用了美国的一切影响和力量，强行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从而对于把巴勒斯坦人民赶出家园起了帮助作用。

107. 就中东目前卷入的最近的事态发展而论，它实际上确是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当时以色列人派遣他们的军用飞机飞到大马士革上空，炸死了平民，炸毁了非军事目标，并且扬言要侵入叙利亚。以色列的代表一再重复这种谰言，说阿拉伯国家在一九四八年进攻了以色列。为了回答这种谰言，我要指出，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它的目的就是要用恐怖和屠杀的行动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赶出他们的家园。安全理事会现在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中东的地下活动是熟悉的。下面引用的文件〔并参看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的S/7845号文件〕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我刚才讲的话：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美国驻埃及公使柯克先生打电报给华盛顿的国务卿说：

“在犹太人方面，我发现犹太建国会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员对于下述的他们的这种决心是毫不妥协地直言不讳的：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巴勒斯坦不仅应该成为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而且不管住在那里的一百万阿拉伯人怎样反对，应该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他们的许多活动的主要结果，看来是迫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破坏从战争开始以来存在着的非正式的休战。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这种大大增强的信心有两个主要来源：(a)他们觉得他们得到英国和美国舆论的越来越大的支持；(b)他们对他们的增加了的人数和军火供应深有信心，因而他们认为，在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实际战斗中，他们就不止是能固守自己的阵地。

“他们的犹太人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已经全面制定了计划，装备精良，不仅有小型武器，

而且有过去年偷运入巴勒斯坦的手提冲锋枪和机关枪……，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sup>10</sup>

“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准将也电告总统说：

“就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而论，它已经表明它从事一项扩大的计划，要（1）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主权国家，这个国家将包括巴勒斯坦，还可能包括外约旦，（2）最终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迁移到伊拉克去，还建立犹太人在整个中东经济发展和控制方面的领导地位。’<sup>11</sup>”

108. 就侵略性的言论来说，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以色列总理发表的下列一段谈话是大可发人深思的。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艾希科尔先生说：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同以色列进行接触。的确，人不论是怎样死——是由于核武器还是由于常规武器——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109. 以色列的代表有谈论国际道义的勇气。他忘记了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为非作歹的悲剧。大会通过的确认难民返回他们家园的十八项决议怎样呢？他也忘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地下组织对阿拉伯人进行的残酷的屠杀。为了恢复他的记忆，让我提醒他下列这些屠杀事件。

110. 哈加纳、伊尔冈和斯特恩匪帮在巴勒斯坦犯了下列的屠杀暴行：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大卫王饭店屠杀案；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德尔亚辛屠杀案；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四日纳塞留丁屠杀案；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卡尔迈勒屠杀案；一九四八年五月卡布屠杀案；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贝特迪拉斯屠杀案；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贝特胡里屠杀案；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扎伊通屠杀案；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瓦迪阿拉巴屠杀案；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沙拉法特屠杀案；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法拉迈赫屠杀案；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基比阿屠杀案；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纳哈林屠杀案；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加沙屠杀案；一九

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汗尤尼斯屠杀案；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汗尤尼斯屠杀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太巴列屠杀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日萨巴屠杀案；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加沙屠杀案；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拉法屠杀案；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拉赫瓦屠杀案；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加兰达勒屠杀案；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胡桑屠杀案；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卡勒库利亚屠杀案；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卡塞姆林屠杀案。再继续列举，就要占用安理会太多的时间。

111.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对今天上午以色列代表团散发的关于所谓叙利亚对昨天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占领区内发生的一次冲突的责任的六月二日的信〔S/7924〕说几句话。

112. 自然，以色列在企图把责任推给叙利亚方面是毫不犹豫的，并且象它通常的做法那样，正力图转移人们的注意，使人们不注意这一问题的这些实际情况：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是不会放弃他们的家园的，而且准备为之而死。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证实这一简单的现实，不论叙利亚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权利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说话，也没有权利指挥他们的行动。

113. 对于以色列代表今天提出的其他论点，我保留我的代表团在以后答辩的权利。

114.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于你给我们机会就中东局势目前的事态发展阐述摩洛哥政府的意见，表示感谢。但是在我阐明我们的意见以前，要对几分钟前以色列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引用和接到的一些材料提出几点评论。

115. 拉斐尔先生——也许是因为难于为他的发言找到适当的开场白——求助于引用非洲大陆最显赫的国家元首之一的話，这就象有些作家为了掩盖他们的作品的浅陋，请一位有名的文人作序一样。我要把以色列代表引用的話同他本人的发言分开——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是应该这样做的。你们无疑会记得，对于当时国际联盟面对在埃塞俄比亚上演的悲剧而无能为力的谴责，事实上是表达了埃塞俄比亚皇帝在他同意离开他的国家而和他的许多同胞流亡国外时的情绪，那时他正面临法西斯分子企图占领埃塞俄比亚，

<sup>10</sup>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三年（一九六四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版）第四卷，第748页。

<sup>11</sup>同上，第777页。

并把移居埃塞俄比亚的大批法西斯退伍军人扶植上台以篡夺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地位和权利的局面。

116. 我想，这样澄清将会帮助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认识到：这些引用的话只是用来掩盖处心积虑的图谋的烟幕。人们还应该记住，在要提到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命运和对非洲大陆解放有非常重大象征意义的他的长期流亡经历的时候，以色列的代表要引此来为以色列侵略阿拉伯世界辩护，应该是最数不上的人了。这使我们想到那些街头小贩，他们自己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但却在教堂外面卖十字架赚钱。

117. 拉斐尔先生在他提到的第二个事件里，谈了但泽的例子。我很了解，由于他的德国的渊源关系，他要谈德国历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但泽问题涉及到纳粹分子要通过别国领土的要求。他提到这个问题使我想到了埃拉特的情况就正好与此相同。如果说德国占领但泽是由于当时某些大国的软弱，那么这些大国中的一些国家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也表现了类似的软弱，尽管它们对于在反轴心国家的斗争中曾经支持它们的阿拉伯国家作出了承诺，尽管这些大国之一负有法律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个大国对巴勒斯坦行使过委任统治权，并且应该把这一地区全部交还给巴勒斯坦的人民。正是同样的软弱使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陷于无理的境地，使德国得以用武力夺取了但泽。

118.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于埃拉特的权利要求是以同样精神提出来的，属于同样性质。以色列的代表——看来他是糊涂了——选择了一个不能帮他忙的历史上的例子来为他的论点辩护。撇开这点不谈，我现在将阐述摩洛哥政府的看法，首先是对于秘书长为了防止事态向更严重的方面发展而立即采取的措施表示深为满意。

119. 首先，我们无保留地赞同秘书长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的从它的领土上撤走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要求所作的反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就驻扎紧急部队商定安排的条件和法律范围，不容许任何方面对秘书长的反应和他为实现撤退而采取的措施提出任何异议。不仅是他严格地尊重了联合国和一个成员国之间的协议的精神和文字，而且我们还

坚信这一决定因其恰好及时保障了联合国和一个成员国之间的忠诚合作，防止了局势被扰乱，也防止了这次危机因受到操纵或压力而沿着很不同的途径发展。

120. 在作出这项提高了他们享有的威望和信任的决定的同时，就在联合国的地位正在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候，秘书长去到危机的现场以搜集第一手材料，并且从有关主管方面了解局势情况。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坦率地表示了他的关切，但是他也把他得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不首先对以色列采取进攻行动或使用暴力的保证告知了我们。一个阿拉伯国家乐于同作为这个组织的负责首脑的秘书长坦率地交换意见，这在联合国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是应予称许的，因为许多国家甚至在更严重的局势下都拒绝这样交换意见。我们还记得，秘书长谋求对加丹加、南非和南罗得西亚进行访问没有成功，而某些殖民国家甚至坚决拒绝同意派遣联合国的情况调查团。

121. 因此，我们在考虑到中东危机，并顾及联合国的道义权威之后，对于秘书长采取主动行动一事表示热情的感谢。

122. 有一些大国的首都，某些参议员和公众代表认为应该把秘书长采取的措施看作是有害于和平利益的轻率行动，对于他们所发表的这类言论，我将不予评论。这些考虑得很不恰当的言论，是在那些首都从计点选票的考虑出发的，而不是从关心和和平出发的。

123. 许多发言者已经把他们的政府对于构成中东长期危机的根源是什么的意见告知了安理会，目前的局势只不过是这种危机的一次周期性的爆发。

124. 如果把一个成员国合法行使它的主权的某些方面认为是目前中东事态发展的起点，那是错误的。二十年来，联合国每年都有几次研究以色列建立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悲惨局面的机会——在大会上，在各个特别委员会里，在安全理事会里，中东之所以一直是联合国所关切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因为从贝尔福宣言直到一九四八年这一段时期的事态发展和为一个人或人为组成的国家的利益而使巴勒斯坦解体的那种局面的后果，把同这个地区本来可能自然发展的进程格格不入的因素引进了这个地区。



125. 中东在二十年内经历了两次战争，而两次都是由于从外部准备和得到外部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在一九五六年第二次战争中，某些大国是直接参与的共犯，伙同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发动侵略。的确，在一九四八年，也和在一九五六年一样，联合国出面干预，恢复了和平，但是并没有恢复公正。阿拉伯人获得了和平，但是现在仍然受着不公正的后果的损害。

126. 如果我们研究——即使是简略地研究——一下导致联合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把注意力贯注在中东局势上的原因，那就很容易看出，它之所以经常这样做，是由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或者是由于以色列破坏停战协定和大会或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127. 由于以色列建国而形成的局面以及它经常从某些大国那里得到的公开支持，除了鼓励它不断地谋求扩大它的领土、进一步显示它的存在和日益强化它在阿拉伯世界内构成的威胁外，不可能导致任何其他结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代表已经提醒安全理事会注意以色列的一长串违反协议和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以色列现有领土的百分之二十三是在一九四八年停战协定和一九五六年的侵略之后取得的。它的现有人口的一半是在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下迁入的。这就使得以色列日益迫切地要保持它的扩张主义的贪欲。一百五十万阿拉伯人二十年来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境地下过活，眼看着他们的城镇和田地为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雇佣兵所占据。约旦河的水被改变了流向而没有顾及沿岸所有者的合法权利。但是当阿拉伯人利用他们的水利资源的合理合法的规划时，以色列就进行威胁，并且轰炸已经开工的地区。

128. 我们要是继续在这里阐述目前局势的严重性，那就太烦琐而没有意义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它的主权范围内行事，希望创造条件，使它能够承担把它同其他阿拉伯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责任，因而根据一项明确的协议的规定，要求撤退联合国部队。联合国部队驻扎在一个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安全和它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自由往来的极为重要的地区，不能再被认为是防止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抗的措施，而是已经变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护屏障，使得

以色列可以泰然无事地选择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加以进攻。

129. 对于约旦和叙利亚的最近的侵略行动，充分证明阿拉伯联合国提出撤退这些部队要求论据的正确，这点它是有权做的。

130. 曾经力图把由这种措施形成的局面大肆渲染的大国，由于既无法反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这种权利，又或许为秘书长的合法、明智的决定而陷于措手不及，现在已经把它们的外交活动集中转移到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的局势方面。埃拉特港只是由于在以色列同埃及签订停战协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决议之后进行的侵略和占领，才为以色列所有的。即使是休战状态也不能给予任何一方以军事上或政治上的任何利益。当阿拉伯人向曾经决定保证中东现状的大国揭露以色列的这种侵略行动，并且向安理会提出控诉的时候，他们在这里或在其他地方都未能获得这些大国对于停战协定所形成的现状的尊重；至于埃拉特问题，从那时起，就直截了当地是——也不能不是——一个非法占领一块阿拉伯土地的问题，而这块土地，不管以后的军事行动和安排如何，始终是阿拉伯人的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港口现在对于以色列的巩固和它的战略至关重要这一情况，并不能勾销阿拉伯人认定它是他们的领土的权利。大国既然声称它们是国际法的维护者，它们就难于在这里使人们同意那种从与国际法抵触的既成事实出发的考虑。

131.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为维护他的国家的决定而提出的论点是无可辩驳的，摩洛哥无保留地支持这种论点。离开政治方面的辩论，没有一个法律权威——无论是在伦敦、巴黎或华盛顿——能够不抵触国际法最高准则的全部重要意义和完整性而对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提出异议。

132. 我们又一次听到关于召开一次海洋国家会议的谈论。对于任何国家集团就共同利益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和达成协议的权利，我的国家难以提出异议；但是一个看起来更象一批海运公司董事会会议的决定，并不能取得国际法的地位来反对某一个国家的合法权利。

133. 当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地理条件优越而拥有



与其安全或繁荣有重大关系的位置的时候，国际法和友好关系能够提供可以作出某种形式的安排的格局。从而使国际社会能够分享这种位置的便利。但是这样的安排只有在严格尊重有关国家的权利和愿望的基础上才能加以考虑。

134. 一九五六年举行的伦敦会议强行在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这是对最著名的西方权威们所主张的国际海洋法的最严重的违反行为之一。我们也许太天真了，以为那次会议和三国侵略的失败将使某些大国在有了十年的国际关系方面的新经验之后，重新考虑它们探索和谋求解决涉及法律与政策的冲突的方法。法国政府在巴黎已经采取的立场表明，与导致苏伊士远征的看法决裂，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对于当时对法国政策负责的一些高级人员在思想上的类似演变，我们无疑也是会欢迎的；但是事隔十年，这些同样的知名人物，不是保持沉默（这样做也许要体面些，但是这样做就将表示否定以前的决定），而是固执地再次出面，提出旧日的论调。对于我们当中那些喜欢向长辈寻求经验教益的人来说，这种态度使我们想到，就政客而论，年龄并不一定带来更好的判断。

135. 我们同样注意到，联合王国的代表在安理会的一次发言（第一三四三次会议）中，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提出的论点的某些方面，表示了令人鼓舞的赞赏。当卡拉登勋爵把科尼先生在安理会第二次发言的语调评为温和的时候，这使我们想到，威尔逊先生的政府比起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和十一月时的艾登先生的那一届政府来，眼光也许要清楚些。但是联合王国首相最近的言论，特别是他要求召开其结果很容易预见的海洋国家会议的意见，却使我们深为失望。怀着我们对联合王国政府的一切敬意，我愿意说，如果威尔逊先生在同史密斯先生的政府打交道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积极的步骤，那就会给非洲和全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南罗得西亚的史密斯先生的政府是那样恶名昭彰地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而且违反了联合王国的法律，使威尔逊先生在他自己的宪法方面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我所以在安理会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有意提到南罗得西亚问题，是因为南罗得西亚占少数的白人几年以来一直采取的做法在许多方面正好同贝尔福先生倡议的那种做法相似，那种做法后来竟

悲剧性地发展到使巴勒斯坦分治，使它的一百五十万居民被逐出境。

136. 我以由衷之情对安全理事会的非洲理事国说，过去二十年来一直震荡着阿拉伯世界的大变动使我感到这样的恐惧：南非和南罗得西亚是对非洲未来的预兆不详的警告。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在做一个预言祸事的先知。

137. 安全理事会今天正在考虑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一个大得多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大得多的问题虽然已经变得旷日持久，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不那么严重，或者不那么令人痛苦。它不能通过提出一种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允许以色列的船只或其运载的货物有助于加强以色列侵略潜力的其他国家的船只自由通航的办法而获得解决。真正的解决办法应当是显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勇气，并且对于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一切关系重新作一番彻底的研究。有人告诉我们说，安全理事会无力提出一项解决这次危机的有效方法。安理会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而它的成员国的责任感则是有可能使他们逐步拟出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的要点来的。无论如何，它可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决定，它以前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有效的，它并且可以要求有关各方遵守这些决议。大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不仅投了票赞成这些决议，而且承诺确保中东的现状得到尊重，而以色列在这些大国中某几个国家的庇护下，却一再改变了这种现状。

138.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秘书长已经在开罗和在安理会这里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这样一项保证：它们将不首先采取暴力行动或发动战争。如果在本安理会正在为以色列论点的几个方面辩护的大国能够从后者得到类似的保证，并且在安理会会内或会外向我们证明，来自它们在国际事务中优势地位的道义力量，正在在它们从现在起要把和平加于侵略者而不是加于受害者的决心方面有力地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对此一定是赞赏的。

139. **主席：**现在请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到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140. **拉沙什先生**(沙特阿拉伯): 主席先生,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你和安理会的代表邀请我来安全理事会发言。根据我的政府的指示, 我来这里就这个也许会把中东各国, 还可能把全世界卷入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的极为重要的问题阐述它的意见。

141. 为特拉维夫的肆无忌惮的当局加剧了的、有在中东爆发冲突之虞的目前预兆不祥的局势, 实质上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冒险的后果。因此, 安全理事会应该对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地深入研究, 并且尽力处理那些使中东为威胁国际和平和那个地区的安全的骚乱和动荡所困扰的“根源”。

142. 目前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它既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这次危机并不是阿拉伯人制造的, 中东的经常的动荡和骚乱也不是我们制造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强加给阿拉伯世界的, 正象移居的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是强加给巴勒斯坦和它的人民的一样。不管阿拉伯人采取什么措施, 它们都是防御性的, 都是为了维护阿拉伯人的家园的完整和主权而进行的自卫。

143. 沙特阿拉伯政府认为, 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在阿拉伯人控制之下, 是阿拉伯人的领海。费萨尔国王陛下在英国电视上对新闻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宣布说:“我们认为亚喀巴湾是一个阿拉伯湾。”对于某些大国提出来的、认为这个海湾是国际航道的那种论点, 国王陛下斥之为是“与一切法律准则抵触的”。

144. 在最近十年中, 由于一九五六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 以色列当局得以在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掩护下使用蒂朗海峡。以色列当局这样使用蒂朗海峡, 从来没有得到沿海阿拉伯各国的默认, 这些阿拉伯国家也放弃它们在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主权。

145. 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发言者出色地阐述了适用于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法律根据和国际法准则。无需再说, 沙特阿拉伯政府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飞地是一种非法占领, 它没有在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通航的任何合法权利。

146. 十九年来, 凡是大会或它的委员会或安全理事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某些方面的时候, 联合国

和它的机构总是规避它们的责任。某些大国一直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把巴勒斯坦问题和它的一切痕迹勾销。这些大国简直不了解阿拉伯人对他们的家园的深厚感情。

147. 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巴勒斯坦的立场, 在一切场合都是阐述得极为清楚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巴鲁迪先生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 除引用其他文件外, 引用了费萨尔国王陛下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在利雅得发表的一篇讲话。国王陛下说:

“我们反对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我重复说:“我们反对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沙特阿拉伯人民, 包括我自己、我的兄弟们和我的儿子们, 如果需要的话, 将站在前列拯救巴勒斯坦, 使它回到它的人民手中。”〔第一三〇九次会议, 第53段。〕

我现在愿意在这里重申, 这仍然是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政策和目标。

148. 我想在这里再说一下,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S/7906〕中提到使这次危机加剧的“根源”。因此, 安理会有责任在它最近十九年那个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历史为指针谋求中东和平时, 立即研究这些“根源”。

149. 我们相信, 秘书长在提到“根源”时, 是想到了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任何对秘书长的意向作出不同解释的企图, 都无异是要安全理事会放弃它根据宪章规定维护国际法和和平和安全和结束巴勒斯坦土生阿拉伯人民长期苦难的责任, 这些巴勒斯坦土生阿拉伯人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行动和屠杀, 被迫离开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家园, 在污秽的难民营中每天以七分美元过活, 而从外面移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却享受着阿拉伯人的土地的物产, 住在阿拉伯人的家宅里。十九年来, 巴勒斯坦的土生阿拉伯人民一直遭受着被剥夺他们所有的东西和离乡背井的痛苦, 而从世界各地集结而来的移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去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区从阿拉伯人的财产中获取收入。

150. 这种情况难道有任何道理吗? 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和平吗? 只要好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留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 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就将毫不缓和地继续下去。

151. 最近的十九年已经证实了阿拉伯人的发言人在一九四七年大会第二次例会上提出的这种警告：阿拉伯人坚定不移地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反对把外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强行移入阿拉伯人的家园的心脏地区。

152. 那些支持所谓犹太国家的人所不能了解的是，阿拉伯人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而外来的移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在我们中间将继续是孤立的，多余的；我重复说，在我们中间将继续是孤立的，多余的。

153. 如果由于估计错误或者由于以色列当局对阿拉伯人在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的主权提出挑战，战争在中东爆发，阿拉伯世界将以勇气和决心迎击这种挑战，并且将断然粉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侵略；我重复说，断然粉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侵略。

154. 安全理事会有机会听取亚洲和非洲阿拉伯国家的许多发言者的意见。这是占据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迄印度洋的地区，拥有一亿人口的阿拉伯人民要解放他们祖国被占领部分的毫不动摇的决心的充分明证。

155. 如果由于霸占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好斗而引起敌对行动的爆发，这种敌对行动将是全面的，不会停止的。支援阿拉伯人民民族斗争的有许许多多朋友，他们对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人民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感到忿怒和深为震惊。阿拉伯人民对可能发生的每一意外事件都已经考虑过，而且准备用他们的一切资源和他们指挥下的一切力量来迎击这样的挑战，牺牲财产，或者流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均在所不惜。

156. 让那些对我们心怀任何敌对行动意念的人不要错误估计我们把他们当作仇敌对待的愤慨和决心。我重复说，让那些对我们心怀任何敌对行动意念的人不要错误估计我们把他们当作仇敌对待的愤慨和决心。

157. 任何决议，如果未能处理这个问题，即把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归还给它的本土人民、并把从外国移殖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遣送回他们出生的

国家、或他们选择的国家，都将被认为是安理会对它的职责的逃避。这是唯一可循的途径，此外并无其他途径。替代的办法将最终导致湮没全人类的灾难。采取这种行动要求具有眼光和魄力的人物，而这种人物是极其缺乏的。

158.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国代表团以前已经指出，美国代表一向不嫌重复而冗长地在安全理事会上谈论有关国际航行和与它相关的国际法原则、法规和标准等等问题。他在这样做时，显然是不感羞愧地描绘一幅美国的光辉形象：既是个国际自由航行的战士，又是个关心世界各地这些问题的法律与正义的监护人。

159. 我们已经向安理会指出过，这些伪善的声明不仅是脱离实际的，而且很明显是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行为亦即罪恶行径大相径庭的。

160. 安理会的代表们无疑都记得，我质问过美国代表，华盛顿以什么理由来为美国对古巴的非法行为辩解。代表们也都会记得，我们不曾得到美国代表的答复。其所以没有答复，是因为这些行为是无法辩解的，是因为美国厚颜无耻地嘲弄了国际法最起码的准则，包括那些有关国际自由航行的准则在内。

161. 大家知道，美国没有一天不横行霸道和公然蔑视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在这一连串罪行中，昨天也不例外。这一次是在六月二日莫斯科时间上午十一时，美国飞机轰炸了停泊在海防北边五十英里的锦普港的苏联船只土耳其斯坦号。两架美国战斗机投下了一颗炸弹，并用大口径机枪发出的爆炸性子弹扫射这艘船。船上两名苏联船员受重伤，其中一人是电机技术员，几小时后就死了。船被损坏。我应当附加说明，港口除了塞浦路斯的船只阿斯马号以外，没有别的船只。

162. 这次美国空军对一艘苏联商船的攻击，是又一次对自由航行原则的明目张胆的践踏，是造成极为严重后果的海盗行为。苏联政府已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美军的这些挑衅和海盗行为是应由美国政府完全负责的。

163. 所有这一切明白地表明，华盛顿统治集团虽然无休止地进行法利赛人式的关于和平、守法和国

际法的说教，却又恣行不法，卤莽地使用野蛮的暴力，并且厚颜无耻地僭取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权力，以侵犯它们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

164. 我愿就此提请大家注意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的声明中的以下这段话：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当前反对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的斗争中，正面临着某些自称是代表海洋大国发言的国家所施加的新的压力和威胁。这些国家企图按照十九世纪的炮舰外交政策行事。这样的行为丝毫不是为国际贸易或国际航行的宗旨服务的，它只为以色列的侵略目的服务。”〔S/7925〕

165. 鉴于这种罪恶的行动计划，华盛顿在安全理事会上没有道义上的权利来充当国际航行自由的保卫者的角色。的确，由于它的政策和行为，包括它和肆意侵略阿拉伯邻国的以色列极端分子集团的共谋在内，美国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166. 对这种国际宪兵的横暴行径应当断然地加以制止。

167. **凯塔先生(马里)**：主席先生，因为这是我在你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我愿代表马里共和国代表团向你致以诚挚的祝贺。因为你在接着那样一个月之后的这个六月份主持安理会，所以我在祝贺你的时候更加热情，也更加愉快。在那一个月中，按照我国政府的意见，为它本身着想，也为了联合国的利益，主席这个职位本来是应该由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担任的，它的首都在北京，它在这里的权利暂时被剥夺了——这对联合国本身是巨大的损害。主席先生，我相信在你的贤明的指导下，安理会可望在对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审议中，取得富有成效的结果。

168.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突然召开会议。当时会议面对的问题，是同一天加拿大和丹麦提交的关于中东当前形势的一项有三段文字的决议草案〔S/7905〕。鉴于议程所包含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那一天我们开了两个特别“有声有色”的会。

169. 究竟有什么危急的事呢？

170. 五月十八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联合国会员国，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它的领土。联合国秘书长按照他的职权范围行事，于同一天同意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请求，并于五月二十二日飞抵开罗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总统和领导人。

171. 五月二十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决定禁止任何悬挂以色列国旗或载运战略物资开往以色列的船只使用亚喀巴港口。

172. 我国代表团欢呼秘书长迅速作出了必要的决定，并采取了他那样的行动，而这是完全出自尊重一个主权国家权利的愿望和为了和平的利益。

173. 我们过去不理解，到今天仍然不理解，为什么正当秘书长在开罗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导人会谈时，在这里却有人认为事关重要、迫切、紧急，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并对于正在开罗进行商谈的问题作出决议来。我们过去不理解，到今天仍然不理解，为什么要求我们给予秘书长以安理会的这种方式的支持，因为推选他出来担任他的职位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赋予了他有效地履行他受委托承担的重任所需要的一切支持和信任的。

174. 最后，秘书长按照局势的要求，以值得称道的高速度和最小限度的耽搁完成了他在开罗的使命；而且更好的是，在他回到总部之后，又以更高速度立即开始工作，以便在五月二十七日中午向我们提出他的报告〔S/7906〕。马里代表团再一次对他帮助我们更好地工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这一次，我们感谢他使我们至少有一个可供进行工作的依据，这就是他的报告。我深感兴趣地注意到在我之前的一些出色的发言者利用秘书长报告的技巧，因而我请你容许我仿效他们的作法。

175. 我国代表团感觉到，我们应该马上承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它是巴勒斯坦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愿意声明，为正确和使议事程序名副其实起见，这个正在辩论的问题，应当按照它唯一正确的相互联系，标以“巴勒斯坦问题”这个正确的标题。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令人苦恼的问题。它实际上是由联合国自己的善意制造

出来的。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个以色列问题，这个西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国家，是在违反阿拉伯人的意愿下被强制移植到他们国家心脏上的一个恶性肿瘤。如果它不是通过种族主义而产生的，为什么从欧洲每个角落赶出来的犹太人都在欧洲以外的另一个大陆定居了呢？近来，我们所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一个影响广大的宣传运动正促使人们相信这么一种看法：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请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它的国土的决定，或者关于它刚付诸实施的封锁亚喀巴湾的决定，都是反对犹太人的情绪的表现。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176. 为什么在他们粗劣的洗脑工作中，他们连回忆往事的勇气和道德的诚实也没有呢？仅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将近六百万犹太人——他们是人类，也是人，是他们的同胞呀，被放在焚尸炉里或关在集中营里加以杀害，是那些民族在良心上负有重大责任呢？是阿拉伯人吗？是谁对犹太人被迫流亡要负主要责任？是阿拉伯人吗？

177. 因此，为什么有人认为把属于所有在今天冒充本丢·彼拉多这个角色的那些人的罪责都推到阿拉伯人身上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呢？为什么他们正力图把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变换成为一个种族主义问题呢？

178. 难道他们以为这样做，他们就能够把世界的一部分联合起来反对阿拉伯人吗？这既不公道，也不正大光明，也不是建设性的。因为其结果可能正相反，只是唤起并加强先已认为阿拉伯人具有的一种情绪。这难道是他们希望达到的结果吗？

179. 表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运动中的这种颠倒是非，难道我们不应该认清它的真相，实际上就是那些灵魂上，天哪，沾满了犹太人的血的一帮人所玩弄的巧妙的幕后指挥吗？他们正是犹太人的真正敌人。他们正是用犹太人的血浸透自己、喂饱自己的吸血鬼。正是他们，剥削了犹太人，甚至还继续这样做，现在却给以色列装模作样的援助，使以色列反对阿拉伯人。

180. 然而，让谁也不要弄错。他们所从事的这种挑拨离间的危险的、使彼此敌对和分裂的游戏，是

完全为了保护并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设计的。支配他们行动的不是把犹太人作为人类或作为他们的邻居的爱。那是不可能的，对于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就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181. 那是很不相同的一回事。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放火。他们干得如此巧妙，即使是遥控，以致有时要在他们放起来的火里找到他们的野蛮手脚的印迹，也是不容易的。

182. 象吸血的水蛭一样，他们利用犹太人来加强他们的经济。他们在他们所谓的核研究及其他研究中利用犹太人，其唯一目的是使世界陷于一场末日大灾难。

183. 主席先生，这就是真相；这不是一个阿拉伯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早已经在这个讲坛上说过，我们没有种族主义情绪，无论是反对犹太人或其他任何人。对我们来说，一个犹太人同其他人，例如白种人，黄种人，红种人或黑种人是一样的。我们也不相信阿拉伯人会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正如一位杰出的阿拉伯大使在这里讲过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即使不是亲兄弟，也是堂兄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谴责阿拉伯人怀有反犹太人的偏见是不应该的。然而阿拉伯人不能不感到他们遭受到的重大挫折，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是要求他们连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太过分了，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仅仅是人。

184. 他们被夺去了产业和土地，成千成万地或几百万地被赶出祖居的家园，颠沛流离，过着悲惨的生活。对这个悲剧，联合国负有它应承担的一部分责任。用踌躇不决或拖延不理的态度来对待这种责任，只能引起幻想。可悲的是历时二十年，对这种情况应该真正负责的那些人，却千方百计地利用联合国来提一些敷衍了事的解决办法。我的天，真有必要重复一遍：只有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的故土，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185. 使联合国工作受到妨碍的这种停滞状态，是由于那个地区的问题层出不穷，而每次都用些不彻底的解决办法去应付它们。除非为巴勒斯坦问题找到

合适的解决办法，它将象溃疡一样腐蚀这个组织本身。

186. 当联合国在非殖民化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由于这种进展，我们会员国的数目不断地增加，我们愿意见到它增加的过程还能更快些)，我们为此正当地感到自豪的时候，对于受到西方大国援助最多的少数民族孤立地带的问题思考一下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南非和南罗得西亚都同样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中间的工业化区域。

187. 对于我们这些国家来说，这些少数民族孤立地带是帝国主义事先处心积虑地为新殖民主义的目的建立起来的。西方给予它们的帮助，是西方使用新的狡诈的方法统治年青的新近独立的国家的贪欲的赤裸裸的表现。照我们看来，它们力求把它们被迫从右手放弃了的东西，用左手再收回来。

188. 在西南非洲这个白热化问题的讨论中，那些处于最有利地位采取积极行动的大国所持的令人难忘的历史性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生动的回忆。不幸的是，它们把经济利益看得比几百万人的命运更为重要。

189. 在这里，我们愿意着重指出，马里政府欢呼一个民族为从殖民主义的桎梏中求得解放或为恢复我们的宪章认为属于所有民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任何斗争。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担心对秘书长报告中的第13段第二句话可能会作出一种不恰当的解释。

190. 我们力图大公无私地认清这个著名的安理会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因为在现时情况下说一些与巴勒斯坦问题无关的任何话都是文不对题的。对我们正在审议的这个争端，联合国既负有它应负的那部分责任，我的天，它就应该真心实意地行事，因为，如果它继续充当一个傀儡角色，行动被动，——某些人正千方百计地诱骗它那样做——它将有犯错误的危险，或者更确切地说，将会使足以危害它本身的错误永远持续下去。

191. 在作过这些一般的评论之后，让我们把思想转到当前形势上来。

192. 在以色列建立以前，这个民族并不拥有领

土和港口。西方国家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在赶走了一块领土上的合法主人以后，将这块领土给以色列了。

193. 就联合国来说，在它的开支表上加了一个新的财政项目，叫做巴勒斯坦难民事务处。而且这不是一个令人快慰的项目，因为必须完全客观地承认，提供的捐献有如投入大海中的一滴水，一下就被吞掉了；那是完全不足以包扎它所希望包扎的创伤的。

194. 然而，由于我们应当称之为纯人道主义的原因，尽管出现由于犹太人住进阿拉伯的土地必然形成的持久战争状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还是准许这些被以色列赶出来的人民使用它的领土作为避难所。

195. 说到这里，斟酌一下某些词义上的问题是有用处的。

196.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我们在第一三四一次会议上简略地提到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政府曾好意地答复联合国的要求，允许联合国紧急部队为了和平目的驻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土上。

197. 我们认为联合国，不管它是否这样说，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的谅解和合作，应有感谢之意。这是十多年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

198.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于它本身的原因，要求秘书长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军队从它的国土上撤走。这是完全属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权范围以内的行动。我们认为，正是因为秘书长：第一，承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曾经给予有效的合作；第二，承认这个国家的要求是合法的，所以在完全了解形势的情况下，他满足了这个国家的要求。假使秘书长不这样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有理由认为，它所尽的合作努力以及它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上所提要求的合法根据是被忽视了。

199. 秘书长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S/7906]第2段中还说过下面这段话：

“某些方面曾断言，迅予允撤出军队的要求，是当前近东危机的首要原因。这是忽视了近东的这一次以及其他各次危机局势的根源都是持

续不断的阿 - 以冲突这个事实，而这种冲突是一直存在着的。……”

在同一报告的第 3 段里秘书长指出：

“联合国紧急部队是在联合国秘书长和埃及总统之间的一个协议的基础上开进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土的。在这件事上，同其他维持和平的行动一样，东道国的同意是联合国紧急部队驻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根据。当这种同意已被撤回的时候，这个部队进驻的根据的基本部分就不复存在了。”

又在第 5 段中说：

“我对这件事的决定，是根据法律和实际考虑两方面作出来的。”

再下去，在报告的第 6 段，秘书长提到：

“在这里提一下以下的事实也许是适当的，联合国部队只是在分界线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侧的一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队自愿离开十多年的区域里执行任务。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安排，才能让联合国部队起缓冲和制止渗透的作用。当这种安排不复存在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部队开到这条分界线，他们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

在他的报告的第 7 段，秘书长说：

“如果联合国部队按照大会决议原来确定的那样分散在分界线的两边，它的缓冲作用就不一定会终止。然而它从未被准许进驻到以色列那边。联合国部队没有驻扎在分界线的以色列一边这一事实，是对以色列拒绝同意军队进驻这个不容争辩的主权的承认。同样地，同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的要联合国部队在进驻它的国土上十年半之后撤走的要求，也是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家主权的承认。在有关联合国部队的正式文件中没有对这种国家主权加以限制的任何含义。”

200. 因此，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要求的合法性是不需要证明的。

201. 在我们谈到亚喀巴湾的封锁问题之前，我们要想到，在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间，除了

所谓分界线而外，是没有国界的。此外，象秘书长的报告明显地指出来的那样，自从以色列建立以来，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战争状态，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而且正因为考虑到这种持续不断的斗争，才出现一个停战期。

202. 现在我们在国际学术界联盟于一九六〇年于巴黎出版的国际法术语词典第 57 页上查到停战的定义如下：“战争状态继续下的、经商定的、临时性的军事行动的停止。”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海牙和会第四公约所附法规第三十六条指出，停战并不因为没有具体规定一个它终止的日期而构成和平状态。

203. 在这里，我愿引用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德·拉·普拉德勒说过的一段话：

“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分界线‘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释成为一种政治的或领土的疆界’。它不是一个和平条约，而是休战，并且在一九五六年的事件之后没有签署新文件。”

德·拉·普拉德勒还写道：

“纳赛尔总统刚作出的决定是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经常确认的原则立场是一致的。从法律观点看，它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

“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介于几个国家之间的不寻常的海湾，而它的最大的宽度又不超过沿海国家的领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坚持它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浬，而按照国际法，领海的宽度是要由各国自行决定的。不过，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领海与毗连区公约中规定了一个例外。这个公约的第十二条说：‘凡海岸相对或毗连的两个国家，其中任何一国都无权把它的领海扩展到超过中线以外，如果它们之间未达成相反的协议的话……’。

“因此，紧接红海的海湾水域，或者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海，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的领海。然而，既然蒂朗海峡是大吨位船只可以通过的唯一航道，所以进入该湾的通道也就是属于埃及的领海之内的。”



204. 而且,就亚喀巴湾而言,看来一九五八年的领海公约第十六条第4段是不适用的,因为该公约的条款只适用于和平关系,而不适用于战争状态。我们大家都承认,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普遍存在的仍然是战争状态。

205. 再一次回到秘书长的报告上来,我们读到下面的话:“以色列政府认为海峡的自由航行是同它的利益最有重大关系的问题之一”〔S/7906,第10段〕。然而,我们却必须承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有理由不认为悬挂它以为是和它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国旗的任何船只或运载战略物资到它认为是它的敌国的任何船只只是无害的。

206. 根据以上的见解并考虑到和平是联合国的最根本的使命,我国代表团认为采取行动来缓和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明智的。马里共和国极端重视人类的和平,因为我们相信它是人类生活和生存的最主要的、最宝贵的、最必需的因素。我们既不需要暴力,也不需要流血,我们完全致力于用和平办法解决争端。

207. 因此,我国代表团准备全心全意地支持任何旨在实现中东和平的实际措施。不过,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还不相信象我们深知这里要做的那样,用写得漂亮但是仓卒草成的决议,如同魔杖一挥,就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重复说,这是个二十年前的老问题,如果我们真想达到上述目标:中东的和平,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客观地、不感情用事地抓住这件事情实质的时候了。

208.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希望大家明白理解:照我国政府看来,当前中东危机要求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它的国家领土上行使主权的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

209. 作为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的代表,我愿强调指出,只要一有人想运用计谋创立一个我们还不能接受的不幸的先例,我们就感到关注。

210. 我们预先声明,任何“俱乐部”的任何安排,凡是有损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为了它的人民的利益而发生的势所必然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光复运动的,我们都要加以谴责。我们认为,这种光复运动实际上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恢复它

的部分民族遗产的合法行动,是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而不是出于反对任何人的种族主义情绪。

211. 我们不支持(特别是在这个大厅里)这样的原则:年轻的国家应当听任某一其他国家一时的贪欲或邪念,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狼吞虎咽掉。我们不能理解,象我国的一个故事所描述的那样,每当魔鬼出现而野兔不得不跑开躲起来的时候,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断地对野兔说:“野兔,魔鬼是你的亲人呀。”

212. 在上述的基础上,我国代表团准备慎重地审查将促进安理会工作的任何意见或提案。因此,我们认为探索能使我们全面考虑这个问题的新途径是明智的。因为只有这样,安理会才能完成世界有理由期望它完成的任务。

213. **塞杜先生(法国)**:主席先生,自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以来,在我第一次发言时,我高兴地向你表示法国代表团对你本人和你如此出色地、谦恭而又有威信地代表着的贵国,表示特殊的友谊。

214. 我国代表团决定只是在我们的辩论进行到这个时候才发言,这是忠于自近东当前的严重危机开始以来我们所一贯信守的原则的。我们同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以及这个地区对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历史所表示的谅解,都使我们不得不特别客观地对待问题。同时把致力于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作为我们的义务。

215. 法国同阿拉伯世界世代以来的联系,使我们能够理解它对于维护它的尊严和独立的那种深切关注。

216. 法国以同样友好的精神表示,它希望以色列国家的生存得到保证,愿意曾经受过那么长期深重苦难的一个民族得以不受阻碍地生活下去。

217. 这次辩论有许多人发言,我们一直保持沉默,很明显,这不应当被解释为是漠不关心的表现。象安理会的其他代表一样,我们认真地倾听了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代表的发言。近几天来,对秘书长五月二十九日提交安理会的报告有过很多讨论,有时看来有一种断章取义的倾向。

218. 我国代表团也可能想要吸引人们去注意这



一段或那一段文字，用以支持其对促使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的那些事件的判断。我认为，我们不宜把这个报告当作一本专供征引的文句汇编来使用（我想秘书长的意图也不是这样），以免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只想强调事态的某些方面，而不考虑它的全局。鉴于缓和紧张局势的迫切需要，我国代表团把秘书长的报告[S/7906]看作我们正尽力设法要解决的各项问题的一种平衡的论述。有了这样勾画出来的轮廓，我们就应当尽量把注意力用到特定的要点上去；这些要点是这样选择出来的，即一开始就将使有关各方确信，它们的要求是会得到客观的、公平的考虑的。

219.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还未能按这种方针采取行动。安理会上提出来的各种论点，看来是如此尖锐地彼此对立，以致令人感到悲观失望。在危机已经达到现阶段的情况下，考虑到安理会代表之间的对抗情绪，我们必须首先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对于根本问题即保障和平，有哪些有益的步骤可以采取，从而为以后讨论那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铺平道路。

220. 但是我们认为，为了防止危机更形恶化，安理会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想，这种休止应当用来造成一种心理上甚至军事上的缓和。

221. 我们愿向有关各方着重指出，首先决定诉诸武力的一方该负的责任是何等之大。根据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安理会今天最迫切的任务是就向有关各方提出一个呼吁的措辞达成协议，呼吁他们在喘息期间能够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来支持各自的要求。只有提出这样的呼吁，安理会才能忠实履行落在它肩上的以及它代表联合国所承担的责任。

222. 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法国代表团愿向已在安理会上发言的代表说明，目前的问题并非一个赞成或反对他们各自所持的立场的问题，而只是寻找可能导致和平解决问题的程序（换句话说，也就是谈判）的方式方法问题。

223. 再者，如果我们忽视大国所负的特殊责任，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就不全面。因此，我国代表团请求安理会的其他常任理事国一起努力把近东的不祥危机引向根据我国政府的意见能导致和平的唯一道

路。这条道路，我重复说，就是在缓和之后继以谈判的道路。

224.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让我们的辩论从一项看来极令人怀疑会达成一致意见的决议草案的讨论开始，一直进行到表决，那是无益的，即使不是危险的。如此自认无能为力，其本身就是可悲的，还可能促使对立的各方执行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的政策，或采取同样的行动。

225. 因此，我们呼吁大家都来为寻求一个我们都能赞同而又能导致必不可少的喘息机会的解决办法而努力，如果我们愿意把这次危机引向和平解决的话。

226.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也不愿过分地拖延安理会的时间。但是，对于今天在这个会上涉及美国政策的几段发言，我不得行使我的答辩权。

227. 苏联的代表再一次坚持要把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塞进这次辩论。前几天我已经指出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讨论与议程无关的问题。但是费德林大使坚持这样做，现在我也只好对他的紧急要求作出答复。

228. 我感到惊奇，居然有一个苏联代表愿意回顾他的国家的军事冒险主义中肮脏的一章。在蓄意造成一种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核对抗的努力下，经过军事上和外交上的伪装而精心掩盖起来的进攻型导弹的航运，是难以描绘成为无害的。而我们今天辩论的题目是无害航行的权利。我还愿意提醒安理会，在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高峰时，秘书长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对抗，美国作了肯定的答复。由于秘书长的呼吁和肯尼迪总统的有胆略的和审慎的立场，结果才消除了那次危机。

229. 秘书长在这个严重局势中曾呼吁有关各方克制。美国支持这种呼吁。我们倒希望苏联不是进行谩骂，而表现克制，象赫鲁晓夫先生在古巴危机局势中曾审慎地表现过的那样。

230. 关于费德林先生说到的苏联对于在越南发生的事件的抗议，我国政府对此正进行仔细而迅速的调查，并且将通过适当的外交途径答复这个抗议。然

而我要重申，只要苏联撤回它所声称的联合国无权过问这个问题的意见，我国政府不仅愿意讨论越南问题（当它列入议程的时候），而且也愿意对越南问题进行投票表决。

231. 还有另一件事我必须提一下。照我看，如果安理会是协调国与国之间的行动，那么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注意遵守最起码的外交礼节和惯例。参加这次辩论的几个发言者都曾谈到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舆论。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段很有理由地提到，宪章中没有任何地方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在本安理会有代表的任何国家，人民的舆论是属于它国内管辖之事件。我国很引为自豪的是，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所有公民和报纸都能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意见。

232. 我国政府不能接受任何国家的代表这种含蓄的说法；这样的舆论的发表应以任何方式受到我国政府的节制。我国政府没有宪法上的权利得以节制它的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概念来说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我国政府象任何民主政府一样，在制订它的外交政策时是注意到它的公民的意见的。然而作为一个政府，它是按照自己的宪法程序宣布它的外交政策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声明，已由我国总统作出，也由我本人代表我国政府向安理会作出。我坦率地、毫不迟疑地同意这些声明是本安理会适当的辩论题目。安理会的每一位代表对我们的声明可以自由地表示赞同或反对；事实上这是联合国每一个代表应享的权利。

233. 但是，任何国家的代表如果涉及我国公民中的任何人，关于他们对我们正在讨论的严重局势的看法，在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时可以说的话或合法地做的事，那就无助于协调国与国之间的行动。我们大家都阅读世界的报刊。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在对这个严重局势表示他们的看法。在当前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对于我国公民在这个问题上行其所是，我们绝对不接受任何代表用任何方式表态的权利。

234. 我还愿意表示另一点意见。在这里曾有某些国家的代表说过（今天就已经说过两三次），美国对

这次事件的态度是偏袒一方的。我以前已经说过，但我还想简单地再说几句。这种说法的含义是：当讨论苏伊士问题时，我国政府是“不偏不倚的”；自从苏伊士问题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我国政府（如果我理解了这种论点的话）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正如我们承认联合国一切其他会员国都是国家一样。

235. 我的想法是，这种论点根据联合国宪章是不能有效地成立的。宪章第二条说得很明确：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我前些天在这里引用过的美国总统的发言，显然是从宪章中的这一段话引申出来的。我把它重复一次：

“我愿向近东的所有国家的领导者讲讲三位总统以前曾讲过的话：美国坚决致力于支持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三四三次会议，第24段。〕

这是宪章规定的义务，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同样要遵守。说实在话，除了这个概括性的原则声明之外，当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在安理会相互指控（包括最近的一些指控）因而发生问题的时候，如果安理会的理事国和联合国的会员国忘记了美国说过的话，那就是记忆有毛病的表现了。

236. 美国代表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本安理会说的话听起来是很偏袒一方的吗？——这是有关叙利亚政府的指控的：

“以色列政府对这些袭击采取报复的办法，以致不仅造成了更多的平民伤亡，并且给停火增加了继续不断的和更加严重的破裂的危险，我国政府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美国政府没有被咨询过，对于这次回击，美国政府是不知情的……。我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就要求我们信赖联合国机构。”〔第一二九一次会议，第13段。〕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的进一步发言中，美国代表在本安理会上说：

“我们的结论是：叙利亚和以色列双方对安理会处理的这次边境线上的暴力行动都负有责

任，因而只针对一方的决议是没有用的。”〔第一二九五次会议，第 86 段。〕

237.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我代表美国政府在本安理会的一次发言中说：

“第二，为了履行这种职责，安理会必须象它过去一般地做的那样行事，……不偏不倚地和公正地为和平而努力。我认为多年来的记录表明：每当这个地区的脆弱的和平从任何一方遭到危害或破裂的时候，我国政府都曾尽力调停。”〔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 86 段。〕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联系到美国代表先前讲过的一番话，我又在本安理会上说：

“既然在当时当地就有联合国机构可供利用，以色列政府作出的‘对付’……这些偶发事件的决定是令人遗憾的。”〔第一〇三八次会议，第 162 段。〕

在十月十七日我也说过：

“我们力求同所有国家维持良好关系。我们力图把宪章中和联合国决议中关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规定付诸实施。”〔同上，第 168 段。〕

238. 我还能举出许多其它的发言（例如在约旦控诉时，在叙利亚控诉时），那都是非常明确的、坦率的声明。而且不仅是声明而已，这些声明还得到我们在本安理会的表决的支持，这证明了我们的公正立场。

239. 如果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大国，也能作出同样的声明，那将是有益的。在这次辩论中，我仍然等待着来自某些别的大国的对缓和这个地区紧张局势会有贡献的声明，其大意应包括：尊重宪章的规定和一切国家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迫害和暴力；以及尊重长期以来为本安理会所认可和为国际法所确定的权利，那些长期以来被公认的权利。我仍然等待着那种性质的有助于抑制当前局势的声明。我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声明。美国的意见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而且这些陈述还有历年以来的行动作后盾，象我说过的那样。

240. 正如主席所说，我们一向希望并且试图同

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支持联合国的公正的代表秘书长提出的一个呼吁。我们的决议草案是以那种平易明确的措辞拟订的。它不要求超过这些。它不损害任何一方的要求。用秘书长的明确的话来说，它力求有助于缓和本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联合国的目标，也是我们在安理会上所追求的目标。

241. **主席**：埃塞俄比亚的代表曾要求发表几点意见，但是由于工作上的差错，他的名字没有列入发言者的名单，因此现在请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发言。

242.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因为这是你升任安理会主席这个高级职位以来我第一次在安理会上发言，我愿借此机会同在我之前发言的那些代表一道向你表示祝贺，并向你保证，在你执行你的重要职务时本代表团将全力地、真诚地合作。我们深信你将把贵国形成其重要部分的北欧地带所特有的客观性、明智和冷静的常识带到安理会主席职位上来。

243. 既然在我们的辩论中有人以前曾提到我国尊严的君主的名字，提到皇帝陛下在一九三六年在与当前中东危机毫不相干的情形下的一项历史性的声明，为了使以色列的代表所作的牵强的、无关的引述不致引起可能的误解，请允许我读一读我国尊严的君主、皇帝陛下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提出的一项呼吁，以便载入安理会的记录中。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愿向摩洛哥代表十分友好地表达的有关我国尊严的君主的那些善意的、热情洋溢的话语表示感谢，我也感谢他今天上午在安理会上的精采的发言中所作的恰当的澄清。

244. 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的意味深长的呼吁是他在纪念非洲日的演说中提出的，内容如下：

“对中东事态转向危险的发展，我们感到极为不安。象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维护世界和平是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共同关心的事情。因此，我愿借这个机会，向一切有关方面呼吁：希望大家本着他们在联合国宪章中所作的庄严保证的精神，保持最大的克制，并尽一切努力来维护中东的和平。”

谨声明：埃塞俄比亚国家元首的这种呼吁是同安全理事会当前的努力完全符合的，也是表达了埃塞俄比亚愿意对安理会解决这个严重危机的努力有所贡献的深切而真诚的愿望。

245. 最后，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本着我刚读过的呼吁的精神，对法国代表发表的意见表示赞同：他要求克制，他要求时间，他要求我们正在进行的并在你得力的领导下业已顺利开始的充分协商继续下去。所有这些协商的目的都在于获得一项包括安理会全体代表都会接受的呼吁在内的决议草案，如果这些协商不能继续下去，那将是非常可惜的。

246. **主席**：在我们继续辩论下去之前，我想只说一句话。如果要我干涉安理会的任何代表对他认为与正在辩论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有联系题目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话，我一定是很迟疑不决的。但另一方面，我相信如果所有安理会的代表都尽量把他们的发言严格限制在讨论事项的范围内，那将会加快我们的审议工作，并促进我们为获致大家所期望的结果而作的努力。

247.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请让我说，正如我们所预料到的那样，美国代表戈德堡大使没有答复，而且也不大可能答复我向他提出的直截了当的问题。象以前一样，他试图把讨论转移到另一级别和另一个题目上去。这是在某些国家的法庭诉讼程序中和律师业务中经常使用的手法。但是逃避答复并不能取消问题，而且我要重复说，华盛顿没有理由、没有根据、没有权利认为它反对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古巴的非法的、霸道的行径是正当的。

248. 第二，美国代表的发言再一次很清楚地表明，华盛顿硬要充当世界法官和警察的角色。美国自以为它有权在世界任何地区配备它的核武器，从而危害和平和数百万人的生命。如所周知，不管是不是偶然，美国的核弹的确曾落在别国的领土上。令人立刻想到的是帕洛马雷斯，在那里，美国的核弹在地中海里“失落”了。

249. 华盛顿统治集团走得那么远，以致把核武器配备在邻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

250. 美国代表要是不教训别人，转而建议他的

政府停止那种如我们所知道的、现时仍然风行的、危险的核冒险主义，那岂不是合理一些吗？

251. 一九六二年苏联击退了美国直接侵略古巴的威胁。我们都记得，苏维埃政府这种行动受到了全世界的赞扬。

252. 说到美国代表谈论过的冒险主义，它的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一九六一年四月美国支持下的在吉隆滩对古巴的声名狼藉的侵略以及最近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

253. 再者，美国代表曾多次重复地说，美国愿意在安理会上讨论越南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够、也不应该在这里讨论，其理由是大家都充分理解的。我借这个机会重申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上和其他场合所表达过的这种立场。

254. 美国代表无疑正试图要我们相信他的天真的谎言是真理，希望在安理会上对越南问题的讨论能够起到一种为美国的危险的政策作辩解的遮盖布的作用，他是大错特错了！这还用得着说吗？

255. 试问越南问题不在这里讨论，有什么重大关系呢？事情的关键是华盛顿不愿停止对越南人民的侵略，是它决心不断地使越南战争升级，难道还有什么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256. 美国代表援引了秘书长在一九六二年作出的呼吁；但是，如果华盛顿的那些有关人士能够注意到秘书长所说现在全世界已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的警告，那岂不是要好些？秘书长的用意所在，岂不是大家都很清楚吗？

257. 美国代表难道不知道正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罪行造成了对和平的直接威胁，而且并不只限于东南亚吗？

258. 请让我再说，我在今天早些时候的发言中曾讲到另外一点，即有关华盛顿对航行自由所作过的一些伪善的声明。联系到这一点，我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受到美国的海盗般的袭击的苏联船只土耳其斯坦号是被租用从锦普港运煤到日本去的。美国代表团企图安慰我们，说什么在华盛顿正在安排进行调查，并且将循通常的外交途径给予答复。

259. 但是，对这艘苏维埃商船曾受到美国空军的罪恶袭击能够有任何怀疑吗？能够对美国的这个挑衅行为所造成的伤亡作任何可能的抵赖吗？难道要我们承认这一罪行不是美国空军犯下的，而是火星上的人或某个其他行星上的邪恶的军队犯下的吗？或者我们的美国同事将会告诉我们，得设置一些特别的调查委员会，包括国会委员会在内？但我们对于调查程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连篇累牍的报告都是有所了解的。

260. 安理会的代表们不能对华盛顿的言不由衷的说教抱有幻想。美国代表在他们的伪善的宣言中所说的“和平”、“正义”和“合法”的价值，长期以来是人所共知的。我们知道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他们的发言人在联合国内外作冗长的、令人厌烦的讲演的时候，和平的越南村庄被美国的凝固汽油弹无情地烧光，数不清的炸弹和炮弹日日夜夜雨点般地落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上。这些成群的穷凶极恶的掠夺者以令人恐怖的方式拚死命地企图打垮正顽强地进行着爱国战争的英雄的越南人民。美国干涉者正试图把这个国家淹没在血泊之中。但是，美国的军国主义，在恣意侵略和疯狂冒险的不顾一切的狂暴当中，无论它发展到怎样狂妄的地步，都阻止不了正在自豪地、不屈不挠地保卫着他们的民族和社会的自由、以及独立的生存和发展的神圣权利的各国人民坚

强不屈的前进运动。毫无疑问，不管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侵略势力要他们作出多大牺牲，他们的正义事业将必然取得胜利。

261.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如果我们需  
要任何证据，说明按照苏联的想法要有助于缓和当前危机中的紧张状态，就得来一套冷战演习的话，我们刚才就已经听到了。美国的想法不是这样。我们将继续在这种局势中发挥我们的作用来帮助维持近东的和平。

262. **主席**：在发言者的名单上没有别的名  
字，但在休会以前，我愿作一个简短的说明。

263. 通过在安理会代表中间进行非正式磋商的结果，看来大家都已经同意，下次会议在六月五日（下星期一）下午三时举行，附带着这样的条件，即本安理会代表在周末将随时准备交换意见，和随时准备在星期一下午之前举行安理会的紧急会议，如果由于任何新的发展情况而有必要召开会议的话。既然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二时二十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أ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